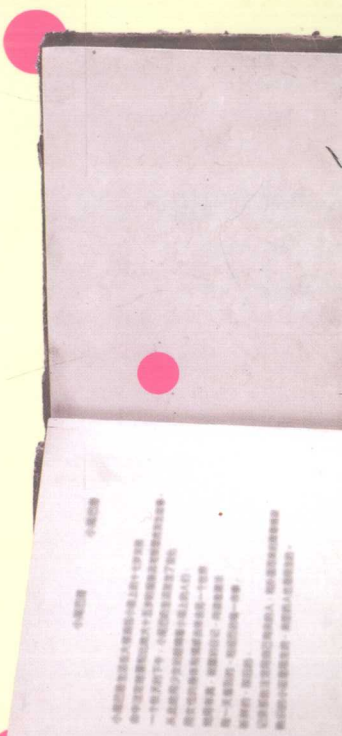




尾巴是在大楼背后小街上的十七岁女孩。
中注定的和比她大十五岁的服装店老板壁虎发生故事。
个秋天，小尾巴的生活发生了变化。
她她用眼睛看小街上的人们。
女性的情感和性感去体会另一个世界。
用率真的日记，向读者展示
一天的看和经历的每一件事。
新鲜的，
记录那些同自己有关的人和扑面而来的青春情欲。
熟悉的小街是陌生的，亲密的人也是陌生的。

王心丽

著

陌生世界

A Strange World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社

陌生世界

A Strange World

王心丽

著

27
2X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社

尾巴是在大楼背后小街上的十七岁女孩，
中注定了和比她大十五岁的服装店老板壁虎发生故事。
个秋天，小尾巴的生活发生了变化。
此时她用眼睛看小街上的人们。
女性的情感和情感去体会另一个世界。
用率真记录的日记，向读者展示
一天看过的和经历的每一件事，
新鲜的，旧的，
记录那些和自己有关的人和扑面而来的青春情欲。
陌生的小街是陌生的，亲密的人也是陌生的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陌生世界/王心丽著. —南京: 凤凰出版社, 2009.4

ISBN 978-7-80729-426-9

I. 陌… II. 王… III. 日记体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59056号

书 名 陌生世界

作 者 王心丽

策划编辑 张延安

责任编辑 李 培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

出 品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印 刷 北京梦宇印务有限公司 (通州区张家湾镇张辛庄村)

开 本 147×210mm 32开

印 张 11.25

字 数 206千字

版 次 2009年6月第1版 2009年6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80729-426-9

定 价 22.00元

(凡印装错误, 可向发行部调换, 联系电话: 010-58572106)

爱你

永远，永远……

但是，你太陌生、太陌生了

初秋的下午

下午我到街上去买了三个厚本子和一瓶墨水和一支钢笔。走到家门口的时候遇到小黑蛇。小黑蛇是我们家门口的一个大女孩，她爸和我爸是师兄弟，她是她爸捡来的野女孩。

小黑蛇问我买的什么，我告诉她我买了些什么。

她撇了撇嘴鄙夷地说，神经病！

我对她笑笑，朝自己家走去，我把家门关上了，还是觉得她的目光盯在背上。

我把三个本子摊放在桌上，红的，黑的，蓝的。我决定先用红本子写字，再用蓝的，最后用黑的。从今天起我在本子上写日记。刚刚写了几个字，我就把第一页纸撕掉了，这几天心慌意乱得什么也干不好。我合上本子想到小黑蛇家去，但又懒得去。哪怕我什么都不说，她也能看出来的。我

不愿在她的眼中变成另一种人，其实我已经不是原来的我自己了。

从昨天下午到现在我已经换了四条短裤，那血总算不流了。小黑蛇说女的和男的有过那种事以后是可以看出来的，从脸色，从眼神，从走路的姿态都可以看出来的。我不知道小黑蛇刚才死死地盯着我的后背看，是不是看出什么来了。

我不承认我是那种意义上的女人，因为我才十七岁。十七岁！不少十七岁的女孩还在上学。我不上学了。上学没意思。坐在教室里我老是走神。我不觉得读书有什么好。我没有考上高中，这样我就不上学了。我也不认为我是女孩，因为我不像那些女孩那么傻。那些女孩根本就不知道她们自己，而我知道。我知道那些男人为什么要盯着我看，还知道他们先看我的脸，再看我的颈项，再看我的胸部，然后一直朝下看到脚，然后再顺着腿朝上看。没有婚过的男人看你的时候目光是热辣辣的像麻辣豆腐，而那种婚过的老男人看你的时候眼神荤得像萝卜炖肉。

吃晚饭的时候妈看着我的脸说，尾巴的气色不好。

尾巴是我的小名。我心里一抖，赶忙掩饰说，店里的那几个女孩都感冒了，我好像被传染上了，头有点疼。

爸抬起沉重的眼皮看了我一眼，把小酒盅里的酒一饮而尽。他喝酒的时候嘴里总是发出“咂咂”的声音，每次我听

到这种声音心里就烦。

烧一碗姜汤给她喝，他对妈说。用筷子剔牙。

我不喜欢喝姜汤，我嘟哝道。

妈说，家里生姜没有了。

爸对妈说，你到黑蛇家去要一块来。

妈去了，又回来了。她说黑蛇不在家。

我早早地回到自己的小房间里，打了一盆热水，拉上窗帘，擦洗身体。我把衣服脱下来扔在床上，赤身裸体地站着，灯光照在我的身体上，把我的影子投映在墙壁上。我看看墙壁上的影子又看看自己，看够了才站到木盆里去洗。水已经有点凉了。

这天夜里我哭了。

因为我再也不是前天的我了。前天我还是人们说的处女，从昨天下午起我就不是了，永远不是了。想到这一点我真恨不得把壁虎剁成肉酱。

今天，他又和我那样……

我在壁虎的服装店上班。今天上午银花去看电影了，银花是他的老婆。他把我喊到楼上，说是帮他整理账目。走在楼梯上的时候我的心跳得又响又快。我一到楼上他就把房间的门反锁上了。

他先把我挤在墙角，喘着粗气盯着我看了好几分钟，然后冷不防地用猛烈的动作把我抱到了床上。我告诉他上次流了好多血。

他说，这次不会了。

我说，肚子会大的。

他说，不会的，不射在里面，不会的。

他问我，想不想要？

我说，不想。

他说，没有女人干过这事不想的。

我说，我不是女人是女孩，我不想。

他说，你以后会想的。他把我的衣服连扯带拉地脱了下来。

我说，你把我的衣服撕坏了。

他说，店里的衣服多得是。

他把自己的衣服也脱了，又把手表解下来放在床头。

他就像上次一样进入了我的身体。

他问我，还疼吗？

我说，有一点。

他喘着气说，以后就不会感到疼了。他一边干他的好事，一边颤抖地说，真快活，真快活。看来他真的是快活了。可我一点也没有觉得快活，我觉得他这样挺累的。

他停下来问我，你感到快活了吗？

我说，没有。

然后他就更加猛烈起来，我被他搞得很累。他的眼神呆板，额头上布满汗珠。

他又问，你快活了吗？

我说，没有。我确实一点也没有觉得快活。

于是，他就不干了。

壁虎是我们这条街上的美男子，一米七七的身材，宽肩，细腰，脸模子无法描述地英俊。以前，我一见到他心就狂跳不已。我从来也没有想过他会这么粗暴地对待我。

下楼的时候我从镜子里看到自己的脸很红。

中午的时候银花回来了，她脸上化了很浓的妆。她没有发觉我有什么异常，她根本不会注意到我的。她说，她头疼病犯了。她一到家就上楼躺在床上。

下午有一个小时我困得要命，一个哈欠接一个哈欠。壁虎到店里来转了几次，每转一次都要扫我几眼。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，我不指望他心疼我。不知为什么，一想到“心疼”两个字，我就想哭。

他把录音机开得响响的，老是播放千百惠唱的那盘磁带。

当我想你的时候，我的心在颤抖；当我想你的时

候，泪水在悄悄地流淌……

没有顾客来买衣服的时候，阿秀和小梅谈论晚上到舞厅跳舞的事情。我插不上嘴。她们都比我大，阿秀二十三，小梅二十二。小梅的鼻梁是做的，她说一到刮风下雨鼻子就会隐隐地酸疼，但是她的鼻子真的很好看，和老外影星一样，又挺又直。

晚上小号回来。小号是我的二哥。小号的老婆也回来了，小号的老婆是一个难得有笑脸的女人。他们带着小西瓜，小西瓜是我的侄子。

他们和爸妈谈我们这一带拆迁的事。

小号说现在压缩基建，这一带至少有三年不会动。妈说，谢天谢地，至少有三年不烦心了。妈最怕拆迁，妈认为我们现在住的地方最好，靠市中心近。妈说，像这样的冬暖夏凉的老房子以后打着灯笼哭肿了眼也找不到的。

小西瓜坐在我腿上看电视的时候，我一直在走神。下个星期我要上二班了。壁虎要到广州去进货。想到他，我又有他在我身体里的那种感觉。

阴天，平淡的生活

爸早晨去买豆浆油条回来的时候对妈说，看到邹老师在跑步。

妈很不以为然地在鼻子里“哼”了一声。妈说，她不跑步干什么？一个人活着孤单单的有什么意思。邹老师是我们小学里的老师，我们这条街上的孩子大小都认识她，她教过壁虎、酸生儿、小黑蛇、大头菜，也教过我。她是去年退休的。她一辈子没有结过婚。以前，她跟她妈妈住在一起，五年前她妈妈死掉了，她就一个人过日子了。

我没有考上高中在家待业的时候，有一次在街上遇到了邹老师。

她问我，怎么没有上学？

我说，毕业了，不上了。

邹老师说，明年再考。

我说，不上了。

她想了想说，找个工作做做也好。

一个女人这么多年也不知道怎么熬过来的，妈一边把碗筷摆到桌上一边说话。她身上穿着一件有破洞的旧汗衫，又大又黑的奶头从破洞里露了出来。我告诉她，汗衫破了。她不介意地看了看自己的奶头说，人老了，不在乎，穿破的

凉快。

今天我上二班，整个上午待在家里闲得难过。好几个电影院在放《霹雳舞》。我不愿意一个人去看电影。

我老是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壁虎。他比我大十五岁，今年三十二岁。我又想洗澡了，有过那样的事以后，我就特别想洗澡。

他给我一个金戒指

阿秀和小梅老是鬼鬼祟祟地说话，她们认为我是小女孩。我和壁虎干的事谁都不知道。

昨天下午银花出去推牌九了，壁虎把我喊到楼上去说话。我以为他又要和我干那种事，还好，没有。他叫我坐在沙发椅上，我就坐在沙发椅上。

你怎么不到广州去？我问他。

他说，明天就走。

我问他，走多久？

他笑笑。他笑的时候，样子特别有魅力。这不是最近的发现，我小的时候就喜欢盯着他看。

他说，一个星期左右，最多十天。

我低头看自己的手。我原来用无色的指甲油，当然是很便宜的那种。上次小梅涂了粉色的指甲油。她对阿秀说，粉

红色的指甲油涂在指甲上手会显得特别秀气。我凑过去看，小梅说，你们俩各人买一瓶来涂。后来我们三个人涂一样的指甲油。我涂了粉红色的指甲油，觉得自己突然长大了五岁，一点也不好看。

我不在的时候，你帮我看着店，壁虎用那种疼爱的声音对我说话。只要他不疯狂，不干那种事我都蛮喜欢他。

我说，有银花在家管店。

他笑着把我拥到他的怀里，抚弄我的手。他说，只要我在家里，她屁事都不问，一天到晚在外面玩，玩累了，玩厌了，回到家里往床上一躺。我是她的长工。两年前她还不是这个样子的，最近一年来，她犯怪。我不在家她会管事的，你只要站好店就行了。他慢吞吞地说话，满嘴哄小孩子的腔调。

我漫不经心地应着，漫不经心地点头。后来他从衣袋里摸出了一个古铜色的锦缎小盒，他打开小盒从中拣出一枚金戒指带在我的无名指上。这是一枚人家把它叫做韭菜叶的金戒指。

他问我，好不好？

我没有说话，我把金戒指从手上退了下来还给他。

他说，给你的，小傻瓜。他又帮我把戒指戴在无名指上。

我说，让我妈看见了不得了。我说，我不要。

他顿时变脸了，狠狠地说，藏起来不让你妈看见，你妈

就永远不知道。

我摇了摇头。

他又说，作个纪念，万一我什么时候死了……

我说，你不要说不吉利的话，你才三十几岁，肯定不会死的。

他捏住我的手，又把我的手放在他的嘴唇上轻轻地吻着。他脸上细密的胡子扎着我的手心手背。

他凝视着我说，我也不想东奔西走，没办法要做生意。

我把脸靠在他的耳边，紧紧的。

他的手顺着我的腿往上摸。我以为他又要干那种事了，顿时浑身紧张起来。他仅仅是摸了摸我。他帮我戒指从无名指上退了下来，放进小盒子里。盒里是紫色的丝绒垫子。我用手指揪了揪，那丝绒垫子软软的。我说，这像小人国国王睡的大床。

他把我拥抱在怀里亲了亲说，她要回来了。他说的她就是银花。银花是一块讨厌的大阴影，我这样想，没有说。

我说，那我走了。

他把锦缎小盒放在我的手里叮嘱道，收好。

我把小盒子放在牛仔裤的裤兜里。硬硬的小盒贴在腿上，我时时刻刻都感到它的存在。

我站在柜台后面，望着街上来往的行人和车辆。

壁虎还是把录音机开得很响，我情不自禁地跟着音乐踏步。一对男女来买风衣，那男的很魁伟，脸又黑又粗。女的倒满秀气，皮肤白白的，身子条条的。那男的巴结那女的，说话的声音和动作都显得低三下四。那女的挑三拣四，我耐着性子帮他们选。壁虎说，把钱赚到手是最重要的。那女的终于决定买西德款式的黑风衣。这种流行款式的女装卖一件赚一件。什么西德款式，全是中国款式。为了卖一个好价钱，打个外国招牌。

这两个人走后小梅说，今天的生意好做，一下午卖掉了十件。

从阿秀和小梅的谈话里我知道了她们的一些秘密。阿秀在北极舞厅跳舞的时候认识了一个研究生，阿秀看上了那个研究生，她担心那个研究生看不上她。

小梅笑她，你不要遇到一个骗子。

阿秀说，不是骗子，他是南京大学的。

小梅又给阿秀出点子，她要阿秀做出好学的样子，拜他当老师，请他教英语，一旦有了感情就生米煮成熟饭了。

小梅的点子又馊又傻。一个研究生会看上你一个在个体户服装店里站柜台的女孩？顶多和你玩玩的。等他们毕业了，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

夜里十点钟店里打烊。壁虎从楼上下来，他和阿秀小梅

开很乖的玩笑。小梅在他的手臂上狠狠地拧了一下。

我们用布把那些衣服遮起来，以免落灰。临走的时候，壁虎对我们说，路上当心。

阿秀嘻嘻哈哈地说，我们不会给狼吃掉的。她的嗓子天生有点沙哑，小梅说她的声音“磁”。什么叫做“磁”？

我知道壁虎这话是对我说的，他才不会管她们的事呢。尽管我家很近，穿过街转个弯就到，我知道他这话是对我说的。

思念

壁虎去广州，已经去了三天了。银花每天把我叫到楼上去理账。每次壁虎出去进货的时候她都认真真地在家里管店。她叫我上楼陪她。我早晨九点钟到店里，晚上十点钟才回家。银花说你这种年龄无事可忙，最大的损失是少看几场电影，少跳几场舞。壁虎回来我跟他说，叫他多给你一点加班工资。

我不吭声。

壁虎不在家，银花把儿子强强从娘家接来了。银花每天早上去买菜，买来菜就和小保姆甜莓儿在后面的厨房里大烧大煮。银花的儿子强强上小学五年级，这男孩的鼻子上架了一副小眼镜，一副白白净净眉清目秀的样子，他的样子一点

也不像银花。强强的功课好，聪明。银花说，以后一定要培养强强念大学出国。强强不是壁虎的儿子，强强是银花和前面那个男人的儿子。银花和那个男人结婚两个月就分居了，拖了三年才离婚的。银花比壁虎大五岁，家门口的人都说壁虎糊涂，就是没得找也不能找一个比自己大五岁的女人。女大五，赛老母。壁虎和银花结婚我没有印象，那时候我还小，大概还不到银花的儿子强强现在这个年纪。壁虎在家的時候强强很少来。

壁虎不认自己的妈，这件事是我们这条街上的人都知道。街上的人说，壁虎的爸是在“文革”中被人打死的，壁虎的妈改嫁了，壁虎的妈跟后面的男人又生了儿子。

好多年前壁虎的妈从这条街上走过，壁虎用砖头把她的头砸破了。

壁虎还有五天才能回来，时间过得真慢。

我把壁虎送我的那个金戒指藏在床底下的墙壁缝里，只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才敢把它拿出来欣赏，看到这个金戒指就像看到壁虎一样。阿秀说，韭菜叶的戒指不好看，但很值钱，是实打实的。我不知道这枚金戒指值多少钱，四百，五百，还是六百？